



# 消失了的揽载船

□黎强

还是在我当娃儿的年纪，江津老县城有一个很有名的通泰门水码头，是停泊货船轮渡的港埠。那时，交通不便，舟车不畅，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除了过江去乘坐价钱便宜但挤得死人的“节节车”“闷罐车”外，顺江而下或逆流而上的，则会选择乘坐另外一种交通工具“揽载船”。记得当时有“油溪揽载”“朱羊溪揽载”“五举沱揽载”“顺江揽载”“珞璜揽载”等，都是沿长江大大小小水码头而形成的木质班船，而通泰门码头就是揽载船的停靠码头和中转码头。



揽载船价格便宜，很受老百姓喜欢。揽载船又属人货混装型的交通工具，人挨人，货压货，加上鸡鸭鹅的叫声，整条船显得杂乱无序。特别是农村老汉在船舱里“叭叭”地抽着呛人的叶子烟，刺鼻的味道充斥整个船舱，更让人难受。乘客带着大包小包，还有箩筐背篋占据本来就小的空间，所以整条船就更显得拥挤不堪。

小时候的我，是非常喜欢乘坐揽载船的，尤其是“顺江揽载”。顺江，是在县城下游20多公里外的一个场镇，也是一处水码头。我的远方大嬢住在顺江街上，每年过年或大嬢姨叔生日，父母亲都要带着全家人去顺

江。于是，在所有的揽载船中，顺江揽载船是我乘坐最多的。

上了揽载船，父母亲就簇拥着我家三兄弟往船舱里寻找座位，实在没有座位了，就把随身携带的能够垫坐的包裹权当座位。娃儿天性好动，看见两岸的青山像幻灯片一样出现，小脑袋就情不自禁伸出去想看个究竟。听见相遇而过的大驳船拉响船笛，也会拍着小手欢叫。大船荡过来的浪子，让小揽载船摇晃得厉害，父母亲紧紧抓住三个娃儿的衣领，生怕小娃儿经不住江浪颠簸而掉江发生危险。

船行到宽阔的缓水区，风平浪静，当娃儿的我则摆脱父母亲的约束，趴在船舷边，把小手向江水伸去，想划出朵朵浪花。其实，小手离江水还远着呢，只是小手在做些划浪的动作而已，但那副高兴劲儿、快乐劲儿，是童趣中最难忘的。童真中的大河风情，就这样随波逐流着。



乘坐揽载船，沿岸的景象尽收眼底。河湾人家的吊脚楼、芭蕉树、甘蔗林、柑橘园，像一幅幅水墨画似的。沙滩、沙坝白生生的，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

船老大也是个要好好玩的“人来疯”，见乘客高兴，



他索性打开船上的电喇叭，扯开喉咙，用音准极度不靠谱的歌声唱完《刘三姐》，又唱《天仙配》，把船舱里的情绪推向了最高潮。

当娃儿的我，乘坐揽载船的最大利好就是可以得到零嘴吃。以前的揽载船上，有卖炒豌豆胡豆的，有卖五香瓜子的，有卖爆米花的，有卖甘蔗秆的，有卖麻糖的……一船人坐着，那些兜售小生意的，在船舱里走来走去，那香味甜味就在娃儿们的鼻子下飘来飘去，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父母亲见其他娃儿不是买炒炒胡豆就是买爆米花，眼看三兄弟眼绿绿的，忙叫住小商贩，“来三筒炒胡豆。”三兄弟一听，愁眉舒展，喜笑颜开，连忙把衣服荷包用小手拉开得大大的，让炒炒胡豆装进兜里，且急忙用小手压住，生怕兜里的炒炒胡豆被别人抢去啦。

如今，揽载船早已停运了。各种方便、快捷、清洁、环保、高效的交通工具数都数不过来，融入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中。现在的顺江成为珞璜工业园区的居民新村，原来的水码头已划归珞璜港。而珞璜临港产业城通过自身的转型升级，已经蜕变为内陆开放前沿阵地，成为重庆长江南岸唯一的多式联运港口、重庆第四大长江枢纽港，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啊，消失的揽载船，在我的记忆深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探秘云峰寨

□曾庆福

北宋苏轼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两句富有哲理的诗，用来观察云峰山是再恰当不过了。站在远、近、高、低不同位置，从不同角度欣赏拔地而起的云峰山，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看到的景物也各不相同。



云峰山在万盛经开区千年古镇青年场镇东面1公里，山体高凸，南北走向约2公里，地质构造奇特，起伏汹涌，在西面很远就能见到那形如笔架的外形。半山腰以上，白色的石灰岩刀劈斧削，绝壁百丈；在雄浑的大山基座之上直指云霄，完全是一幅水墨画。在它正北边观看，如一把挥向蓝天的巨型大刀，长长的刀锋似乎能开天辟地；在它西北边观看，山体酷似一尊睡佛，在阳光下映照下熠熠闪光；在它东西两面山脚看，就像立着的巨大石碑，斑驳的岩纹就是无字天书。

云峰山看起来无路可上，山顶却有寨子。在山体四周寻找，有一条1.5米宽的水泥便道从青年场镇绕过来，然后蜿蜒到更鼓坝。这条水泥便道正好经过云峰山西边坡下。

云峰山西坡白岩之下的半山腰，如今有数十亩坡度较陡的茶园。从白岩下看山上，感觉不出山脊之上两个如驼峰的小山峰的高度。爬到山脊，累得双腿发软，顿觉眩晕。坐地凝神定气，调整心态和体力。山脊非常薄，泥石之下石灰岩体的厚度约10米。有农民到上面砍过杂木，遗弃的杂木树梢已经风干。山顶的杂木只有1人多高，粗壮不过小酒杯大，材质坚硬。既然有人走过，就有路的痕迹。中间一条小路不足2尺宽，小路的两边是倾斜的，倾斜的边沿有的地方连续丈余没有植物，如果不慎滑倒，直接掉下看不到底的悬崖，必定粉身碎骨。

山顶呈“马鞍”，南北两头各有一高耸的山峰。山峰坡度非常陡，绝大部分人都望而却步，因为很容易摔下悬崖。

北边山峰之巅，有石头寨墙。大着胆子抓着杂

木往上爬，终于快步钻进寨门。这道寨门的门洞如隧道，高1.8米、宽1.3米、进深约3米，天花板上还剩下两块横着的巨石未毁。两边石柱上有门槽，里边石壁上有木杠洞，门口有门槛——以前有厚重的木寨门可关闭。寨门边的石墙用较大的石灰石砌成，外墙面垒得整整齐齐，现在剩下的寨墙高约3米，寨墙顶被人为掀掉了至少两层石头。石寨墙横在山脊上，寨门洞就像老虎口，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寨顶略平，面积不大的坪上生长着杂树和蕨草。站在山顶看南边、北边、西边山下，更鼓村、湛家村、堡堂村……农民楼房点缀在水田、池塘边或柚子园边，处处是尽收眼底的山水田园画；往东边看，板辽村、燕石村的大小山坡层层叠叠往石林镇南天门延伸，广袤大地既亲切又神秘。还可清晰看到西边白鹭垭口的白塔、延绵的财井大山和堡堂山下南北延伸的渝黔扩能高速公路及坝中的整个青年场镇。



有前寨门必定有后寨门。顺山脊向北边下坡，猫着身子在小树丛中穿行，石灰石巉岩相连，两边是悬崖，如行走在白云之上。约200米远有一个山嘴，就是小寨门，有一些像城墙似的石头垒着，严格意义上讲是防守工事。以前，小寨门这边也有狭窄的陡峭小路下山。

回头走，看那到处断裂的石灰石岩层，有的横在山脊上，有的与山体延伸方向一致。顺着山体的岩层，层次分明，杂树就长在有泥土的石缝间。突然，在西边较低的平台，有几块石头垒的寨墙，也像一个小寨门，其实这也是防御工事。

南边山峰离北边山峰约150米，比北边山峰更陡更高，看着就像空中楼阁。山顶有更好的风光在等着，上陡坡连脚窝也没有，抓着植物越往上走，越不敢回头看山下。若不是山崖上有植物，再胆大的人，恐怕也不敢攀爬到尖削的峰顶！峰顶没有寨墙，越过峰顶，攀着小树往南边顺着山脊下行数百米，来到山嘴，见到横在山



云峰山南侧山峰

脊上的石寨防御工事，也像一道寨门，也许以前这里也有一条小路上山。

在云峰山中部的山脊的西南边，山寨人过去建有一个狭长的水池，现在还能看到干裂的深坑，是顺着山体岩层挖掘的，用石灰混合土糊过，长约15米、宽约1.5米、深约2米，多年无人使用，坑底也长着杂树。这里的山崖东边，通过一层一层的石坎，也可下山，在小路的险要处，也有石寨墙垒砌的工事，也称寨门。

途中，碰到转山的83岁黄姓老人。他说，解放前山脊水池边有房屋，木柱有脚盆大。1952年前，云峰山上的植被很茂盛，他亲眼见到有数十只黄猴在树林中上蹿下跳，还到山下亮岩煤厂偷吃厨房的东西。1952年后，亮岩私人煤窑关闭，山上植被逐年大量砍伐，黄猴逃进了贵州山里，鹞子、岩鹰、乌鸦等也渐渐绝迹。黄姓老人还讲述了云峰山“金扁担”的故事和青年民谣。特别是民谣，他反复念了多遍：“……远观云峰岭，下观倒水桥；黄龙嗡嗡叫，白鹭飞来朝；耳听更鼓响，金鹅把翅摇……”

其实，整个云峰山顶都是寨子，四面均是数十丈高的悬崖陡壁，上面是一个全封闭的环境。从山脊一头走到另一头，我用了三四个小时仍没看够。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爬上云峰岭，感觉很豪迈。山顶古寨地势之险、景观之奇，远远超出没有亲临其境的想象。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教育局)